

民俗采风

没有秧歌不成年

孙景璞

秧歌，是汉族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形式，因为主要靠演员的身段扭起来表演，所以又叫扭秧歌。有史籍说，秧歌起源于春秋时期，本意为迎神驱邪，后来就演化成一种吉庆的活动，主要流传于我国北方地区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南方农村插秧时的一种文娱活动，故名秧歌。

莱州的秧歌据说始于明末清初，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每年春节，农村的秧歌很普及，很活跃，而且活动时间较长，有“耍正月，闹二月，三月里还扭秧歌”之说，也就产生了“没有秧歌不成年”的俗谚。

在莱州城南沙河一带，扭秧歌叫跑灯或地灯。因为扭秧歌的人都手持灯笼，步行表演，故正月里每到夜间几十个人手持灯笼，随着锣鼓的鼓点和乐谱的节拍，在场子里跑起圆场来，形成一条舞动的灯的长龙，场面宏大，十分壮观。其中的“扑蝴蝶”节目，最为精彩，已被列入莱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城北，扭秧歌叫扮官灯、扮光景或耍灯景。参与扭秧歌的人或步行，或踩着高跷，扮演着各种人物，或串街进行表演，或在广场进行场地表演。村村锣鼓响，人人看秧歌，使春节过得吉祥、喜庆、欢乐，年味更浓。

秧歌队一般在冬闲季节，主要是农历腊月进行排练。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前，参加人员都是自愿的，领头人和导演是推选产生的。活动经费除村里支持一点外，主要是村民捐献和商家赞助。人民公社化运动后，秧歌队主要是由生产大队集体主办，参加人员都算劳动出勤，按日记工分。一般正月初三在本村演，正月初四开始到外村演出。演出村庄和日期事前就定好了，大都是你村到我村，我村到你村，礼尚往来交流演出。

秧歌队一到村头，要吹“挑子”（一种特制的细长小号，能吹又高又尖的调），告诉村里人，秧歌队来了。听到“挑子”的声音后，主村的人就敲着锣鼓来迎接。双方的领头人就抱拳互相拜年，互相祝福。然后主村锣鼓就引导着秧歌队开始串街（城北莱州方言叫“砸街”）表演了。

新中国成立前的秧歌主要以娱乐为目的，以喜庆、欢乐为主调。一般扮有戏曲人物、丑

角人物等，手持扇子、手帕、彩绸或各种道具，踩着锣鼓的鼓点，和着乐曲的节奏，或步行或踩着高跷，边走边舞。步行秧歌队除了单人表演以外，还有跑旱船、打花棍、莲花落、打腰鼓、舞龙、舞狮等集体表演项目。高跷队的表演则是以个人表演为主，中间穿插有三两个人的“小品”表演。例如，唐僧师徒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，铜锅匠和王大娘，卖货郎与大姑娘，赶驴的人与拾粪的人，舞蝶的人与小媳妇等的逗乐趣味表演。沿海一带村庄，还经常有渔夫、船工、蛤蜊仙子、虾精、蟹精等。观众们站在大街两旁，喜笑颜开，指手画脚地欣赏着演员们的优美舞姿和丑角们的滑稽表演。小孩子们则紧紧地跟着秧歌队前后奔跑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解放区的秧歌除了娱乐以外，还担负有宣传教育作用。例如扮演的人物中有八路军战士、民兵、儿童团员、日本鬼子、汉奸、识字妇女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秧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，宣传教育的作用很大。

串街表演以后，秧歌队随着主村的锣鼓队来到村中的广场（旧称官场）进行场地表演，这叫做“耍场子”。

场子周围也是早早就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，开台锣鼓打过之后，秧歌队负责人给观众拜年祝福。接着是龙灯、舞狮绕场跑几周。没有龙灯、舞狮的就以高跷队表演为主开始绕场，这叫“开场子”。

秧歌队在场地上表演，分大场和小场。大场就是集体表演，即交换队形的集体舞蹈，常见的有“跑圆场”“四门斗”“剪子股”“走图案”等。小场就是两三个人的小品表演，如“跑旱船”“跑驴”“打花棍”“霸王鞭”“四老爷打面缸”“猪八戒背媳妇”“扑蝴蝶”等小戏曲或小武术。

秧歌的妙趣重在一个“扭”字。演员的身段摇摆取决于臀部的扭动，既夸张又和谐，既奔放又轻柔，要在锣鼓咚咚、铙钹铿锵、唢呐嘀嗒、胡琴悠扬的音乐节奏中，扭得鲜活，扭得喜气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秧歌队在组织形式和资金筹措上更加灵活了。春节期间，市乡两级政府还组织过秧歌汇演、秧歌进城等活动。秧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，也为新年增添了喜庆。

过年祭拜先人

曲京溪

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暮色从老屋四周弥漫起来。奶奶挪动着小脚、晃着一头白发，“嚓”地划着火柴，点起油灯。灯火照亮了草屋。奶奶煮好饺子，热气腾腾，先用一个瓷酒盅盛上一个，供到天供屋，再盛一小碗，供于堂屋的桌子上。这是腊月二十三的傍晚，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后，过年祭拜先人的大幕，就这样庄重地拉开了。

祭拜先人，是过年的大戏，也是“连台戏”。在莱州城南，过年祭拜先人的习俗，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开始，一直延续到正月初三早晨。

过去，莱州农村住房中，正中间的堂屋北侧一般放一张桌子，有条件的家庭放八仙桌。我家就有一张旧八仙桌，是当年土改时分到的。到了小年，奶奶就把它擦拭干净，桌子四周围上新买的围布，小碎花的那种。天井南院墙上，留一缺口，名叫“天供屋”，是天地正宫之位，用作敬天敬地，期望来年风调雨顺，粮丰人安。

祭拜先人的重头戏在除夕，从早到晚，程序、讲究很多。

早晨起来吃米饭，过去吃小米干饭，如今是大米干饭。天还没亮，母亲在东边锅灶上煮米饭，父亲在西边锅灶上炒菜，多是白菜加海带。母亲煮好米饭，将两个瓷碗盛满，两碗口相对，一上一下，将上边的碗用力一压，慢慢抬起，碗形的米饭，立于下边的碗顶上。米饭上插三双新筷子，供于天供屋、堂屋桌上和灶王爷的位置。点燃烧纸，燃放鞭炮，点燃三炷香，上进香炉。此时，烟火缭绕，蒸汽氤氲，年味浓起来了。

吃过晌午饭，就要“请影”。“影”就是家谱，挂在堂屋的北墙上。影上边写着从始祖开始整个家族逝去的先人名字，一代人一格，辈分一目了然。请影是件很严肃隆重的事情，禁忌很多。大人表情神圣，表现出对祖先的敬畏。孩子不能乱说话，一不留神就会遭到大人的呵斥。母亲坐着蒲墩烧火，父亲炒了菜，放到堂屋供桌上，俗称“做碗”。老辈人传说，过世的先人吃素不吃荤。上供桌的菜，多是豆腐、油条、白菜、萝卜丸子，饼干、桃酥等。再困难的时候，也要摆上两个苹果。每个碗上都摆一棵新鲜菠菜，翠绿翠绿，蓬蓬勃勃。

半下午，在天井院里和屋内撒上陈。撒陈，就是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上，放上木头、谷秸、玉米秸。一进街门放一根较粗的木头，当作先祖骑马回家的拴马桩。再进就是草秸，用来喂马。

撒了陈，在收陈之前，出嫁的闺女就不能再回娘家了。其中原因，一是说，闺女踩了娘家的陈，娘家的哥哥弟弟将不会生男孩，家里的日子也不会旺；一是说，过去家家日子

不富裕，闺女出嫁到婆家后，日子过得不顺心，就跑回娘家住，不回婆家了。为了让闺女过年能回婆家，就有了此迷信说法。闺女都是护娘家的，即使心里有千般委屈，也不得不遵守规矩回到婆家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旧时对妇女的束缚，现在当然不一样了。

天傍黑，雪花飘来了，在空中舞蹈，无声地落到地上。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，传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要请“老爹老妈”了。父亲端着长方形木盘，上放烧纸、香火。大哥拎着保险灯，我和二哥擎着挂满鞭炮的竹竿，一同走出大门。大哥捧来几捧沙子，点燃三炷香插上。父亲点燃烧纸。我和二哥点上鞭炮，硝烟在巨大的响声中翻滚、升腾……从长辈开始，平辈之间由大到小，逐人磕头。父亲磕了头，叫一声：“老爹老妈来家过年喽！”大哥、二哥和我也依次跪地磕头。

回到家，给所有的香炉上了香，点燃蜡烛。烛光跃动，烟火缭绕。

我们家有个习俗，除夕夜十二点之前，同一家族五服内的男人要挨家走一趟，给祖先和长辈拜年。每年我都跟着大人挨家走，从小熟悉本家的老人孩子，跟他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。

正月初一凌晨，我被更猛烈的鞭炮声惊醒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看到父亲早已在灶前烧着木头烧水，等待下饺子。这时候，烧火是不能拉风箱的，说是一拉风箱，会“打搅老爹老妈休息”，惹得祖先不高兴。不拉风箱，还要保证下饺子的时候火旺，柴火就得讲究，一般烧粗一点的树枝或者劈好、干透的木头。为这，不少家庭平日是舍不得烧木头的，专门积攒下来等到过年用。

饺子上了桌，我们兄弟姊妹都要给“老爹老妈”磕头拜年，再给长辈磕头拜年，才被长辈叫去吃饺子。吃过饺子，天色微亮。踏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，我们又去本家拜年，这是新年的问候，崭新的祈愿。

正月初三凌晨，是送“老爹老妈”的日子。凌晨三四点钟，父亲向供桌上摆上两摞红枣大饽饽，每摞五个，续上香，点燃蜡烛，在影前烧了纸，带着我们到本家族一家一家走，最后到辈分最大、年纪最长的人家中集合，人齐了出发。几十个男人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，成群结队，到每个祖先的坟头烧纸、放鞭炮，挨个坟头磕头，将“老爹老妈”送回他们自己的“家”。

天色亮了，送“老爹老妈”的人各自回到家，收起陈，过年盛大的祭拜祖先的大戏慢慢地落了幕。

如今，父母都已离世多年，我已不再回老家过年。只是坚守着初一早晨回家拜年，初三回去送“老爹老妈”的传统习俗。我还嘱咐儿子，要把这个传统习俗传承下去……